

书摇与摇人

约翰·温特里奇摇著

胡摇丹等摇译

月韵杂 粤鼻 栽耘 配鼻

遭曾 允鼻 栽宰 到鼻

只有才华 难以成就作家；
书的后面 还必须有人加以支撑。

——爱默生

温特里奇和他的图书随笔

伍尔诺

一个作家拿着手稿到处寻找出版者 ,可谁也不愿出版 ,末了竟然有一个人应承此事。后来这本书轰动一时 ,抢购一空 ,作家们赞叹不已 ,直到现在人们还在读这本书。它就是 :《鲁滨孙漂流记》。

有人向一位青年记者约写一些滑稽画片的文字说明 ,但是文字说明扩充成了一篇完整的叙事小说。出版者甘冒风险 ,不出版带有文字说明的小画册 ,而出版有图画的长篇小说 ,于是也就有了《匹克威克外传》。

第三个人根本谈不上是个文学家 ,而是个农场主。他要钱化 ,可没人愿借给他。一些朋友帮助这个农场主出版了他的诗集。我们知道这就是罗伯特·彭斯的《诗钞》。

真像是件奇迹。要是罗伯特·彭斯并不穷困潦倒 ,要是出版者始终不肯接受笛福或狄更斯写的东西 ,那我们能知道《忘却旧日的爱情》、《鲁滨孙漂流记》和匹克威克先生吗 ?

“书有自己的命运。”人们经常想起这句名言 ,可是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 ,“书虽有自己的命运 ,却要看读者怎样对待它们。”约翰·温特里奇是个美国记者 ,他写了有关名著的一些随笔 ,他建议大家留心看看这样一根链条 :手稿——书籍——图书柜台。正如他爱说的那样 ,一本好书真是流芳千古啊 !

他的这些随笔很久以前就已写成。这还是一九二〇年年底的事 ,可是现在人们又在重新读着它们 ,这是因为约翰·温特里奇当年为

之献身的图书学是引人入胜的,可是到了现时代才得到了特别的普及。以前也出现过《书林奇遇》这类书,但区别在于:这些“奇遇”的作者所认为的书籍,只是白纸上写的黑字,是作品本身。而本书作者像是把读者请到图书馆替他们借一本名著,并共同一起阅读。他这个内行头头是道地讲述了本本书的内情及其创作史。

这么一个由两张硬纸封面和一叠纸张所组成的东西,通常称之为“书”(其中就包括《鲁滨孙漂流记》和《匹克威克外传》),它究竟是怎么搞出来的?它又是怎么存在至今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的呢?

诚然,书总是先写成然后再出版的。但是当阅读这些随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出版者和读者在书写成之前就已经对它的创作作出了贡献。出版者的要求和读者的需求还在作者的构思阶段就已经不现形迹地表现出来了。塞万提斯在同读者见面之前,就已经使自己具有作家的形象了。瞧,他正在为写完的手稿而伤脑筋,不知道是不是值得出版?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读者对一些书很是迷恋,他却想要破坏这种迷恋。换言之,他决意要动摇作者和读者之间业已形成的相互关系。结果是,在《唐·吉珂德》出版后,读者好像早就在等着它了,于是塞万提斯的小说立即赢得了声誉。“读者已经习惯了长篇小说。”一百年以后,《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在接过《堂·吉珂德》作者的接力棒并轮到他来恢复读者的习惯时,会这样说的。笛福向读者提供了“真实生活的故事”来代替小说,但是这当然还是小说,是体现着作者、出版者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新小说。

约翰·温特里奇为自己的随笔所挑选的书基本上是走运的书,是那些几乎一下子就获得成功的书。他讲到的那些人,不论是笛福、彭斯还是刘易斯·卡洛尔,都有理由在书出版以后的第二天同拜伦一起说:“他苏醒了,而且得知他出名了。”狄更斯的成就,书一出马上就来到了,比彻·斯陀的名望急速地提高了。马克·吐温书中的主人公还是在作者生前就已经成为神奇人物了。这些书实际上就像火花一般在作者那里闪耀生光,然后射向出版者,最后再射到读者那儿。然而埃德加

·坡和华尔特·惠特曼(关于他俩温特里奇也有论述)却远不是一下子就征服了读者的。看来,链条不知是在哪儿断了。读者的热情被引到反对这本未来的无可争辩的经典名著上去了。研究读者的爱好和要求,就有可能像评定成绩一样来确定这种反对情绪。要知道,价格、发行量、版数等这些数字本身就能说明作家对他的时代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类似温特里奇那样的图书学家在人们称之为“阅读社会学”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搞清了什么时候、怎么样、读谁的作品以及为什么现在并排放在书架上的书在当时的情况却迥然不同。

但是,如果埃德加·坡自己都没有给读者提供可能,读者又怎么能承认或是不承认他呢?短篇小说、诗歌得到了奖金之后,可能就长时间地消逝了。更有甚者,例如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把刚刚开头的长篇小说卖给了出版者,也就不露面了。当时一些人认为,他是忙于修饰文体;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根本就没有碰一下手稿。这叫出版者怎么办呢?年复一年地过去了,长篇小说还是没有。温特里奇说,结果发现哥尔德斯密斯在他的房东太太那里,他因债务关系当了“奴隶”,甚至连门都不可以出。可是哥尔德斯密斯的传记作者们却认为这一切都是出版者暗中搞的鬼,是为了想强迫这位虽有天才却无条理的作家写完这本书。

可是也常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读者实际上不认识也不了解作者,尽管作者已经作了他所能作的一切。例如,惠特曼自己作了说明,并直截了当地登了广告,然而……惠特曼的《草叶集》和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虽然同时问世,这两本书的命运是何等的不同!后者十分受人欢迎,并畅销一空,而《草叶集》却受人冷落,摆在柜台上落满了灰尘。同一年之内出版了比彻·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就是那部《白鲸》),这两本书如今简直成了美国文学的巨著了。但是在那时候,按温特里奇的说法,当比彻·斯陀已经成了流芳千古的民族英雄时,可麦尔维尔的名字在悼文上还被印错了呢!

为了洗刷美国读者良心上这些变黑了的污点 ,出版事业的历史学家们作了不少努力来恢复当时的情景。那么搞清了些什么呢?温特里奇说,《草叶集》有自己的鉴赏者 ,但是鉴赏者并不是读者 ,这就是问题所在。

当人们抱怨英国或是美国的文艺现状时 ,常常这样说 :倒霉 ,没有狄更斯这样的作家 ,要是他在 ,就会给广大读者写很多书 ,而且是高水平的书。可以想像 ,狄更斯完成了何等规模的工作啊!当“群众性阅读”的第一个浪头卷来时 ,文学作品的海洋不管怎样还是满足了日益增长的需求。麦克唐纳曾是最受读者喜欢的作家。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现在甚至连专家们都难以解答这样的问题。而在当时 ,能够适应广大读者文学需求的不是一个麦克唐纳 ,而是整个文坛上的作家们。人们认为正是他们才是新条件下的真正作家。狄更斯本人却以自己的作品压倒了他们 ,无论是在作品数量方面 ,还是在声誉方面都不亚于“麦克唐纳” ,其质量水平之高是当时文学上的短工所无法达到的。

另一方面 ,现在同狄更斯并驾齐驱的是他的著名同代人。看吧 ,温特里奇这个图书行业的历史学家 ,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进行评论 ,因此他的描述别具天地 ,比如说 ,从读者的需求和版数看 ,《名利场》是不能和《匹克威克外传》并列的。狄更斯最亲密的一个主要“竞争者”在图书的印数上比他少了好几倍 ,而其他一些完全够格的人则还要少得多 ,因为狄更斯的书印数是一个数后面带四个零或五个零的数字。“狄更斯的力量”就是这样的!而“笛福的力量”呢!温特里奇在提醒我们 :任何批评、任何“揭露”都不能损害《鲁滨孙漂流记》的魅力。在其他的方面上他讲到 ,使书出名的第一版常常是最不成功的 ,因为有错误、遗漏、错印和书刊检查时的删节等等 ,所以很难想像 ,这种样子的书怎能一下子就成了经典之作。读者们对此仿佛毫无察觉 ,何况不是“仿佛” ,完全是没有察觉 ,因为一本书的生存 ,就像一个有残人仍然活着的一样 ,并不同于一个洋娃娃。

我们不妨假定 ,哥尔德斯密斯是由于对书进行润色才推迟了自己

的《戴克菲尔德的牧师》一书的写成 ,那么结果又怎样呢?他根本没有消除书中为数颇多的荒谬之处。他在结束这部长篇小说时 ,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本书是怎样开头的。这是怎么回事?是哥尔德斯密斯一般的疏忽吗?不是。从各方面判断 ,这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一本差错很多的书既可能是引人入胜的 ,也可能是十分枯燥无味的 ,虽然它没有包含什么荒唐的内容。”哥尔德斯密斯在自己的长篇小说终于发表时这样写道。看起来 ,他是步了笛福的后尘 ,因为《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一些错误和不合情理之处 ,看来似乎也不是无意中才有的。温特里奇特别注意他们是正确的。当代的研究者这样想 :笛福最多不过是“错了” ,是假定的、带引号的错了 ,为的是检验他所创造的“可靠性”是坚不可摧的。而他自己本人也照样是步了塞万提斯的后尘 ,有了小错还说 :“这没关系 ,要紧的是故事一步也不能离开真理。”这个意义上的“真理” (笛福说“真实的谎言”)是建立“第二个真实性”的创作力量。于是一些人拿起这样的书 ,就善良地相信 ,似乎一切都是“真理” ,而另一些人则明白 ,同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巧妙的文学游戏 ,但每个人都“乐于受骗” ,因为干这事的作者自始至终都是在塑造自己的形象。

温特里奇所写的一些成功之作的命运 ,证实了一种独特的规律 :一本立即并永远成为大家都能享受的读物改变了读者的许多习惯 ,但是只有一个习惯是改变不了的 ,即人们之所以读这样的书 ,首先只是读而已。

当然 ,“永恒的书”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 ,按自己的方式来阅读。说不定什么时候人们要重读《汤姆叔叔的小屋》 ,大概不会像国内战争开始时那样读完此书。《汤姆叔叔的小屋》可以说是渐渐地进入了童年 ,而《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则恰恰相反。可不是嘛!小小的阿丽思却已成了壮年。从这本照惯例称之为“童话”的书中 ,人们看到了我们时代的相对论、控制论、心理分析和超现实主义。

在评论家中 ,甚至也有这样一种流派 ,其出发点是 ,书是读者自己创作的 ,因为当人们还没有读完一本书的时候 ,暂时并不存在这本书 ;

而当人们阅读这本书时,那是想读出点什么来,或者也能读出点什么来。但是要知道,在《鲁滨孙漂流记》之前至少就有了三个短篇小说是描写荒岛上人的,而在笛福这本书以后,大约也出版了五十种《新鲁滨孙漂流记》,但只有这本书不论怎样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当《匹克威克外传》刚刚问世时,马上就被一名工于心计的拙劣作家加以改写了。这一改写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不比狄更斯的成就小。但是时间并未注有这种评论,因我们只知道唯一的一本《匹克威克外传》。也就是,只存在这一本书,就是那一本万古长青、被人们一读再读的书。有一些人读书是专找它的引人入胜之处;另一些人则在书中看到了道德上的教训,甚至看到了特别的哲学。但不管怎样,量力而行的阅读,你能获取多少就多少,这对大家和每个人来讲都是适用的。

“书皮里的世界”这才是一部真正成功的书的尺度。读者一打开书,就像是打开了进入另一种生活的窗口。所建立的这一个“世界”不一定非是逼真不可的。书本里的“生活”可能完全不像真实的生活,但只要它是活生生的,是完全在自己的特定安排下完成的假设,读者是会相信的。刘易斯·卡洛尔的神奇的和“荒唐的”结构精妙之处只是如今才被完全理解,甚至当温特里奇写到这点时,这些精妙之处还未充分显示出来呢!但是,甚至在当时和一百年以后,人们就明白了读者应当明白的事情:这是一本绝妙的书!要知道,没有一个人头脑中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即《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所包括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个作者用别的名字在其他标题下已经出版过的,而这些标题正像温特里奇所说,也许只能在不老练的读者心目里引起恐惧和憎恶,如《对欧几里德的意见》、《代数学逻辑程序》、《普通三角公式》都是这些书。不,人们读过《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而且现在还有许多人正在读,从中得到满足,他们并不去思考这里面有什么控制论和相对论。总之,对那些好吃东西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味道而不是盐和胡椒占多大的比例。

温特里奇的随笔集大约是横跨了两个世纪,这一时期在书籍的印刷出版和阅读方面至少发生了两次实质性的转折,一次是在《鲁滨孙

漂流记》以后 ,即十八世纪初 ,另一次是在《匹克威克外传》时期 ,即十九世纪中叶、我们现在很难想像 ,如今每个有文化的人都知道这些古典著作在当时所拥有的读者是何等稀少 !

莎士比亚是一名通俗戏剧作家 ,然而他生前出版的剧本只落到了很少的一伙优秀人物手中。对于广大读者来说 ,阅读作为一种引人入胜的活动 ,那时尚不存在。在英国和美国 ,其事情还要复杂 ,这是因为大洋两岸有巨大影响的清教徒们在摧残一切娱乐 ,其中也包括图书 (除了圣书或是什么“专业”书 ,科学的或是劝人为善的课本)。在《鲁滨孙漂流记》之前 ,英国的广大读者实际上只读过两本书 ,即圣经和温特里奇多次提到的那本《天路历程》。但从《天路历程》这个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来 ,它同样也是一种说教 ,只不过叙述得多少还有点趣味罢了。《鲁滨孙漂流记》虽然是冒充“真实的笔记”出版的 ,但却是一本文艺作品 ,并成了通俗读物。但是 ,许多读者仅仅是在狄更斯时代才成为符合现代标准的读者的。

到这时 ,尽管在作者和读者之间 ,在图书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加入了某些新的因素 ,但界限仍然原封不动地存在着 ,即作者是创造了一个书皮下的世界 ,而读者则是打开书本走进这一世界。有时作者似乎在这一世界建成之前就邀请读者窥探它一下。但是 ,这只不过是一种虚假手段而已 ,就好像故意要别人相信摆在面前的是部“真实的笔记” ,或是一部“不供外人阅读的作品” 。作者装出一副样子 ,似乎这本书不是他写的 ,而是他印刷的 ;同样 ,当作者将创作秘密奉献给读者时 ,也似乎出于至诚。这是怎样的一种奉献啊 !看起来 ,他似乎是直接当着读者的面进行写作的 ,而实际上是早已写好了的 ,全都写好了 ,读者就剩下读的份儿了。然而 ,在那些“艰难の場合”下 ,情况就全然不同了 :读者当时发现封面底下的不是已经建造起来的“世界” ,而只不过是建造这一“世界”的苦难挣扎 ,这时候 ,奉献给读者的不是阅读 ,而是要读者分担作者的创作之苦。那时读者当然感到为难 ,自然要把书置于一边不读了。所以 ,即使这本书有着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优点 ,也是没有人

读的。

然而,从温特里奇的随笔中可以看到,越是接近现代,读者的圈子就越大,范围越广,“图书”和“阅读”的概念也就越加复杂化。为文艺评论和书志学杂志写过评论的温特里奇,通过许多事例确信图书的洪流可以分成许多条小溪,它们有时完全脱离图书是大家乐意读的本来使命。他的随笔的宗旨正是在这一点上:图书的“命运”展示了什么书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放在收藏家的书架上闪烁着书脊,作为一个独特的流通单位周转于批评争论之间,或者被读者当作刚刚问世的书那样在翻来翻去。在每一种场合中都有符合于这本书的各自的本质命运。哪些可以读,那就读;哪些书将受专门的分析批判(似乎是专为评论而预备的),那当然就要受适当的批判;哪些书有收藏价值的,当然就被拿去收藏起来。“那些珍贵的版本不是至今还被小绳捆着放在某个阁楼上吗?”温特里奇想起某一个富有的热心人,此人为了在邻居面前炫耀自己,买了第一版的彭斯《诗钞》,买的数量比所有的书都多。

当人们对一本书“不了解”,“评论不了”,或者当一本书像《草叶集》那样,当初是“少数人的食物”,而后来则永远地同那些“所有的人都读的”书和“每个人都知道的”书放在同一个书架上。一本书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呢?比如说,温特里奇引用了著名的美国作家霍桑的意见,此人怀疑过他自己的书是否会有人看,看的面广不广。时间似乎是推翻了这些担心。但是应当清楚地看到,是谁读了这些书,他们又是怎样读的?要知道,这些书的命运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它们仍然还是“少数人的食物”,只是这少数人比起过去来多了一些。时间是最有权威的批判家,它并不取读者以前的裁判,但是随着时间的变迁,读者本身也在变化,变得比狄更斯时代(更不要说笛福时代了)广泛和复杂了。在各种读者群中,甚至形成并成长了一个专门的读者圈子,它情愿努力去做那些被普通读者以前所拒绝的事。传播开来的并不是读物本身,而是对读物的真正思索。这样的思索比起读物来有其自身的优点和权利,只是不应将这两者混同起来,以及不公正地要求读者(哪怕是会动脑

筋的读者)在书里读到那些作者本人也读不到的东西。

《草叶集》和《马迪》是没有争议的经典之作,是十分著名的读物。时间向那么多人展示它们。但是,甚至连时间也无能为力在书中写进那些起初就未包括的内容,要写进这些内容,就连这些书的创作者们都感到力不从心。作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建起了宏伟的结构,但仍旧是结构,而不是活生生的生活。比起朗费罗来,惠特曼是自成一体的诗人,但是一个读者读的不是“构思”,也不是“独特的风格”,而是书。文学史专家们现在可以随意解释说,霍桑《红字》的前言一章在一定意义上是所谓“海关”,比书的本身还重要,因为美国最新的散文根源就在这篇前言中。但在当时,当霍桑在俄国大受欢迎之时,《红字》的俄译文却正好缺少这一绝妙的前言。读者只是自然地感觉到他们没通过什么“海关”,没碰上一个阻碍。如果因此而责备他们,似乎他们什么都不懂,那就是历史和文艺评论中的不公正。不,这是作者本身未完成自己的构思。作者在书中创造的和未能创造的,都将永世长存。要是可以说存在这两者之间的比例的话,那么这种比例也是永世长存的。在某一具有影响的读者鉴赏力的作用下,比例会暂时改变,一部伟大的作品可能会被稍逊一筹的作品所排挤,但这是暂时现象。比如说,温特里奇提到过有关狄更斯和萨克雷之间的竞争。萨克雷还在生前就曾作过若干次尝试,想使自己能同狄更斯平起平坐,甚至还要把自己摆得比《匹克威克外传》的作者更高。人们说萨克雷是比狄更斯更认真、更细致而且更有批判力的作家。但是,“认真”和“细致”——这却远非创作本身的长处。因为创作是一种全面的天赋,所以就是萨克雷本人谈到狄更斯时,也只说到一点——天才。

一时的过高评价不能改变永恒的裁判。而如果历史地解释永恒这个概念,它则是在整个民族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也正是从这一民族中产生了伟大著作的作者。因此,时髦会成过去,而在现代文学急流中剩下的仍然是那些定向标记,仍然是那些我们已经习惯于在自己的书架上看到的书,即还是那本《鲁滨孙漂流记》,那本《匹克威克外传》,还是

那个马克·吐温。

温特里奇是为了广大的读者 ,为了书的爱好者 ,为了藏书家而写这些随笔的。至于书籍的专家们 ,他让他们去看价值更大的出版物。他的随笔可以称为 “关于老相识的特写 ” ,因为很少有这样的读书爱好者的手中没有这里谈到的一些书。可能很多人的书架上都有这些书 ,然而关于它们问世的历史却决不是每一个读者都知道的。

胡摇丹 译

目摇录摇

温特里奇和他的图书随笔

伍尔诺

笛福和《鲁滨孙漂流记》

员

哥尔德斯密斯和《威克菲尔德的牧师》

员

罗伯特·彭斯和他的《诗钞》

员

狄更斯和《匹克威克外传》

员

萨克雷和《名利场》

员

卡洛尔和《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员

欧文和《见闻札记》

员

埃德加·坡和他的《短篇小说集》

员

霍桑和《红字》

员

斯托和《汤姆叔叔的小屋》

员

惠特曼和《草叶集》

员

马克·吐温和《傻子国外旅行记》

员

笛福和《鲁滨孙漂流记》

—

取自己的名字为托马斯·斯特拉德林可以说不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斯特拉德林”在英语中的意思是“航海”。职业在一个人身上会留下烙印,那么,斯特拉德林当然就得去航海了。在我们说到的这个故事里,他起码曾是个海员,甚至还是个船长呢。那时候要区分普通水手和船长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就是一七四四年,在大洋中航行的船舶上还没有电梯、体操大厅、游泳池,也没有几等舱之分;只有船长和全体船员。谁要是满身都是油腻,谁就可以坐上船长的交椅。不过,要是说句公道话,托马斯·斯特拉德林对自己的工作还是懂行的。

但是就在“五港”轮船上,给他派了个助手,简直是个魔障!助手有股倔劲儿,可船长有权,这权在公海上具有特殊的力量。这个航海员名叫亚历山大·塞尔柯克,或叫塞利克莱格,是个苏格兰人,是他娘的第七个儿子,不知怎么在教堂里闯了祸,人家要处罚他,他拿定了主意出走。师傅们预言过他的可悲下场,但是他们的名字早已被遗忘,只有塞尔柯克这个名字却流芳千古,尽管他是用别的名字,但不管怎样他这种永垂不朽的权利,现在却是任何人都争不到的了。

海员同船长俩人,一直到上了岸还在抬杠,这种情形,一般

来讲是少有的。海员们往往总是这样：在海上争吵，上了岸就和解。“五港”轮船在智利海岸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抛了锚，这时争吵达到了顶峰。海员表示，与其忍受船长的嘲弄，还不如留在岸上。也许，他是在等待着斯特拉德林船长的心肠变软，从而变得和气一些。可是船长非但没有这样作，反倒抓住了海员的这句话，把他留在那里就开船走了，可他跟在远去的轮船后面，跳到海里，伤心地举起双手，口中反复地苦苦哀求原谅。

过了四年零五个月，另一条船才把塞尔柯克从这个岛上解救出来。想必，塞尔柯克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是应当表现得有礼貌一些了。不管怎样，他同新船长一起航行了三年，这对他自己来说不是没有益处的。到了一七一一年年底，他回到英国的时候，已经完全是一个能自立的人了。大家都知道了他在岛上的生活情况，当时主要的报告文学作者们也都采访了他，如果不算丹尼尔·笛福的话，他们之中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无疑要算里卡德·斯梯尔，然而他是否和塞尔柯克会过面，却始终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二

一七■三年，在同斯特拉德林船长出航前几个月，亚历山大·塞尔柯克可能注意到了一则寻人通告，寻找一个“中等身材，略瘦的男人，年约四十岁，黑发，但戴假发，鹰钩鼻，尖下巴，灰眼珠，嘴角上有一块很大的胎记”。此人就是笛福，受洗时的姓氏是“福”，但前面加了一个前缀“笛”，显然是因为自己出身低微，生于卖肉的家庭，感到害臊而加上去的。年轻的笛福（他正是这样写自己的名字的）起初想当牧师，但后来做了布匹生意，这就像别的商号一样，买卖经营不怎么兴隆。

大概是在一七■年，笛福自己四十岁时才找到了同自己

志向相宜的事业。他当上了一名记者,并从那时起,英国和美国的新闻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能与他媲美的人了。无论是当记者、主编,还是做许多轰动一时的新闻稿件的作者、为别人捉刀的文艺短工等等,他什么都做得来,且不说他还是个名副其实的会虚构故事情节的大师呢!他是个绝妙的政治鼓动家,而在讽刺方面,他又是那样拿手,以致于就像在讽刺大师们身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往往被人们误解。例如,至少在一七三三年有过这么一回事,他的抨击性的小册子《铲除分离教徒的捷径》使他进了刑事侦讯处。笛福在纽根沁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并懂得了足枷的沉重。

在狱中对他管得并不很严,他的狱卒带有某种用意,给予他比一般犯人更多的自由。当他从监狱的铁栅栏被放出来几个月后,这位桀骜不驯的政论家就开始出版《观察》周报,很快就变成每周出两次。他那些犯了比写政治性抨击文章更为罗曼蒂克过失的狱中难友们认为他是一个专注而求知的听众。很少有人能像笛福那样对人感到兴趣。一切生活对于他来说都像小说一样的有趣,所有平凡的或不平凡的命运对他来讲都是社会经验的一部分,它们就像贴满了标签一样存放在他的巨大记忆卡片集中。

这个异常机敏的、同时又具有冷静想像力的大脑袋把一切都重新琢磨了一遍。

以后的十五年,笛福从事于政治斗争和创作活动,其著作之丰富不论在英国还是在外国都无人能够超过。但愿今天这一巨大的文艺洪流不引起任何人的兴趣,除了那些研究文学史的人以外——这并不是反对笛福的天才。他不是为后世晚辈而是为自己的同代人而写作的。他本人比谁都明白自己创作生涯的短暂,如同一把趁热打铁的锤子,而笛福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是一清二楚的。